



平安皆川原學
中庸釋解

完

口 12
3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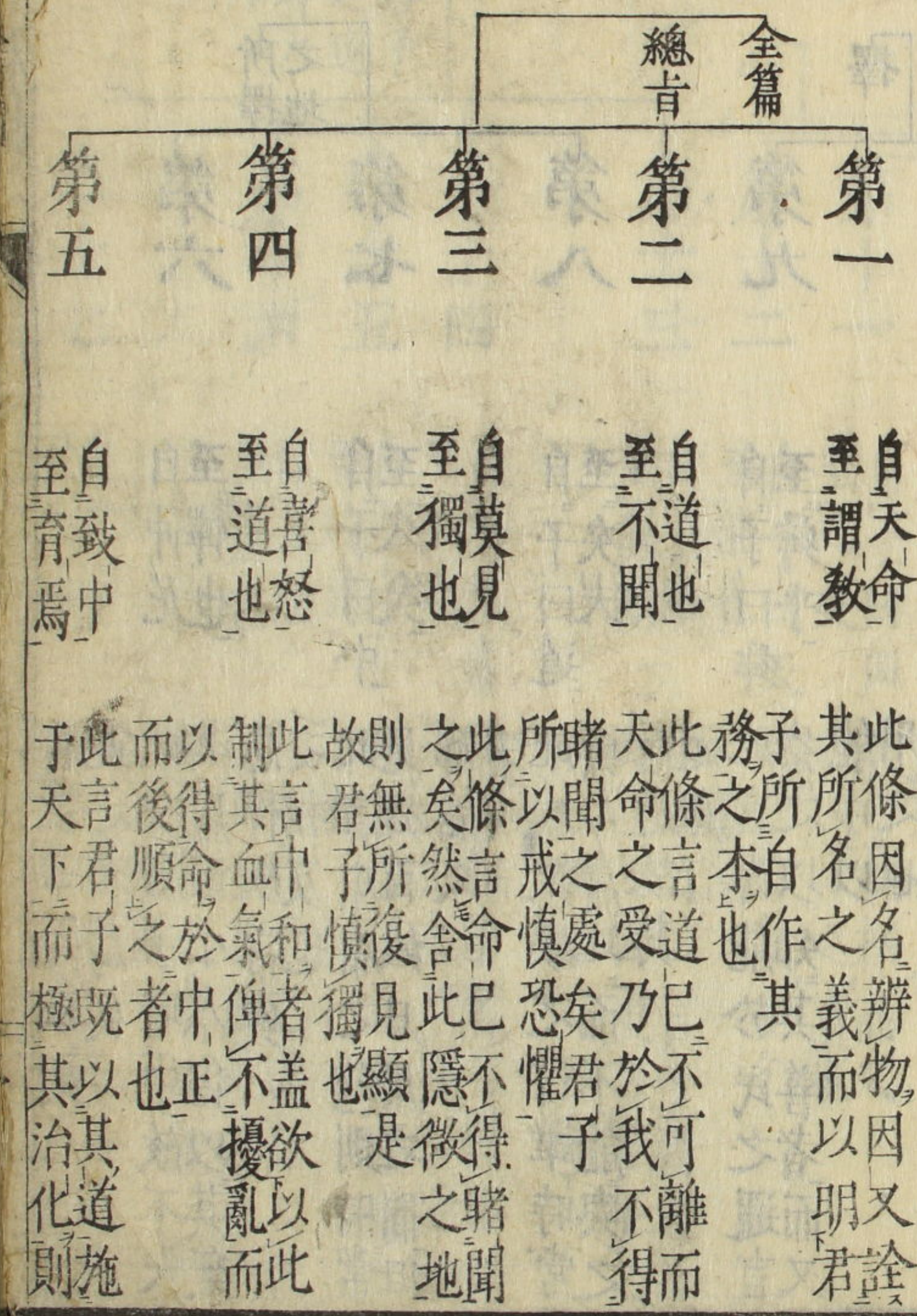
口 12
3023
口 12
3023

平安皆川愿學

學庸釋義

有斐齋藏

中庸篇旨圖



588

所擇之地

擇

第六

自仲尼至

其效正得致如
此言君子時中故不失
其庸而小人但以其無
忌憚故常與

第七

自子曰中至久矣

此言中庸之德則時常
見於百姓日用之間但
鮮能久

第八

自子曰道至矣夫

此明衆庶之行雖時常
與中庸比而不能與之
周是故其

第九

自子曰舜乎至

此言舜能於民之邇言
察之以知其善者而又
能中以

第十

自子曰人至守也

此言人多不能自知而
雖或有知擇之者而又

守

第十一

自子曰回至之矣

此言能擇而又
能服膺之者也

第十二

自子曰天至能也

此言守之
之難也

第十三

自子曰路至哉矯

此因上已言中庸之易
矣守而因更言君子之
能以強

第十四

自子曰素至能之

此言能守者之情且明
道之至之不可以極也

第十五

自子曰至能焉

此言君子之道固有大
小也

第十六

自天也至察也

此言君子之道有大小
而其小者愚夫婦可與

第十七

自君子至天地

唯察其大小則可以推而

君子之道
大有小

中庸

第十八

自為道曰

致之其大也此言道本不遠入也此言就人之所知而不能改者而以治之是乃君子之道也

第十九

自忠恕至于人

此言人其所願未中於道則雖以忠恕固與道違然亦不遠以證前所云云之義

道不遠人

第二十一

自君子之至愷爾

此言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道亦執之兩端而以揆之則可以合中因明君子之行庸行謹庸言

第二十二

自君子素至其外

此言君子素位而行先正己以立其道之所本

第二十三

自素富至其身

此言君子正己而後其忠恕可以合於道矣

第二十四

自君子至矣乎

此言其已能好合室家和樂兄弟則其於父母

第二十五

自子夫曰鬼

此乃更原天下為人父母之心以察之於物併

第二十六

自子受命曰舜

此言舜以其大孝而受命為天子矣

第二十七

自述之曰無

此欲於下明武王之孝故先本諸文王之無憂

第二十八

自保王之

此言武王亦以其孝而受命為天子矣

第二十九

自武王至一也

此言周公乃又直達其孝於天下因以制周禮

孝

也

第三十 自子曰武至掌乎

修身 第三十一 自哀公至盧也

第三十二 自故為至生也

仁 第三十三 自故君至知天

第三十四 自天下一至也

也

此言周禮郊社禘嘗之義皆乃率禮郊社禘嘗之者而君子治天下皆不過以此也

此明修身為

為政之本也此言修身之要在於仁義而仁義乃禮之所由生者也

此言仁本於孝而仁孝又不知天人則不可為也

此言知而後仁勇以從之乃天下之達德也而其所以達道也

第三十五 自或生至一也

第三十六 自子曰至乎勇

第三十七 自知斯至家矣

第三十八 自几為至侯也

經九 第三十九 自修身至畏之

第四十 自齊明至一也

第四十一 自凡事至不窮

第四十二 自在下至身矣

誠擇 第四十三 自誠者至者也

此言知行雖有差別而及其成功一也

此更明知仁勇也

此言雖治天下國家亦不過以此修身之道也

此言為天下國家

家有用九

經之九

此言凡事豫則立修身之義亦須要前定之也

此條重又論不豫則廢之義而自論民以下迭

發其所當豫者

此明人道貴誠之也誠之至者從容中道其次

第四十四 自博學
至必強

第四十五 自誠
至誠矣

第四十六 自唯天
至參矣

第四十七 自其次
至能化

第四十八 自至誠
至如神

乃擇善固執

此乃擇善也力行固執之法學

知擇善也力行固執之法學

此言教本因性以明之

而作是教以雖遵教成性

其道實歸一揆

無復有少差也

此言至誠者得以盡人

與物之性以贊天地之

化育也

此言致曲則亦能有誠

而化抑亦至誠之次也

致曲者乃學知

已下即是也

此言人於善不善心必

先知之者乃誠之顯也

然則至誠如神可知而

聖之所以從容中道

第四十九 自誠者
至宜也

第五十 自故至
至而成

第五十一 自天地
至不測

第五十二 自天地
至殖焉

第五十三 自詩云
至不已

第五十四 自大哉
至凝焉

此言唯能誠之則仁自

成已知自成物仁知即

成德之謂也

此言至誠之所以能成

物而與天地相配者因

以釋聖人所以得

從容中道之義

此言天地之道亦唯以

其不貳故能生物不測

也

此更舉兩喻以申明不

貳言生物之義

能言天地固以其不貳

不貳

君子必

由先王

禮樂

三重

第五十五 自故君子

第五十六 自謂是故

第五十七 自謂是故

第五十八 自非天子

第五十九 自非從

第六十 自故君子也

成德則可以

此言君子成

其德之君子

成德之君子

此明君子自

此明君子自

先王禮樂之

此明君子自

義孔子從周

孔子從周禮

乃至要天下

此明君子之

斯尊微善且

皆因其知天

入而生者也

此言君子之

於天下之效

亦以堯舜文

又則效天地

此言至聖德

化之盛也

乃復言至誠

者也

此言至誠非

不足與知此

顯著君子之

此言君子之

所不見之地

至聖

至誠

君子守中庸

第六十一 自是故

第六十二 自仲尼

第六十三 自唯天

第六十四 自專博

第六十五 自唯天

第六十六 自苟不

第六十七 自詩由

第六十八 自詩云

此言君子之

於天下之效

亦以堯舜文

又則效天地

此言至聖德

化之盛也

乃復言至誠

者也

此言至誠非

不足與知此

顯著君子之

此言君子之

所不見之地

第六十九 自詩云

此語乎人所

第七十 自詩曰

不見之地位

第六十六

此言君子唯自戒慎自

第七十一 自詩云

篤恭以守其中而天下

第六十五

致平也

第六十四

此言天命乃在夫不言

第六十三

不色無聲無臭之處也

第六十二

此言天命乃在夫不言

中庸篇首圖 終

終

此言天命乃在夫不言

中庸釋解

平安 皆川愿 伯恭 學

安威廷良子顯

石田熙 逸光 仝

豐岡謙 君柄 校

中川僖 而逸

中者天地之中也人稟天地之中而生而中德自庸乎人所謂中庸之德即是也而其庸乎人而行焉者謂之道是故道即天地之道也但人物之生率多為其血氣所擾是以百姓之於道雖固日用



亦或過或不及是道之所以不得明於世者也君子已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是以敬天慎德行無大小皆由夫中若夫素位之行所以基夫德者也雖然道之難知舜尚問而察之顏子亦擇而執之凡常之流又惡得希焉惟舜與顏子是_レ可以爲師乎蓋執兩端則中可以得善矣拳拳服膺則不失之可以守善矣擇守立而後其道可得_レ以修己身而其理化可以及之天下國家及之天下國家是之謂與天地參矣此篇舊傳爲子思作漢劉向輯入禮記中而馬融鄭玄編之爲四十九

篇之第三十一然而其書舊又專行久矣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中有中庸講疏一卷爲梁武帝所撰今不可考矣自宋已後至近世儒者爲之注釋者滋多而或釋中字以不偏之義則似而未盡矣或以其書爲子思與老聃抗爭之所著則妄而近誣矣其他諸家亦多是類及乎徐究其說論已失本而義率支乖要失經文之本旨遠矣今隨文釋意務順字句遂著之爲釋解一卷而著作之意急救經文大義之蔽塞而條理足拆則已矣是以如諸家之非亦未暇爲之論辨云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此蓋先明性與道教之所以爲其物之實，而以發下文之論端也。天命者，猶云天之所命令也。天之所命令者，蓋人方其欲有行事也。凡其衆物之善，否萬事之是非其義理攸然，常動乎中生於心。人苟能反其躬省其內，則其爲物較然著明，不可復自蔽者，卽是也。故在天言之，則爲天命；在人心言之，則爲性。同一物耳。故曰天命之謂性，而天命之爲物幽微矣。衆人之所知者，有時易惑，或不能自反省而動致昏闇，陷於咎禍矣。上古聖人聰明睿

智達於天德者，爲之擇夫庶民之所率，依其性而行者，立以表之，所謂道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而聖人已命之名曰道，則其貴率性之旨，不言而可知矣。而又有所謂教者，亦乃爲欲以脩夫率性之道之設耳。然則聖人欲民之率其性而行者，甚矣。而人之不可不率其性而行之者，亦可知矣。故曰脩道之謂教，脩也者，以始之所承而使備之於今之所將來之謂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言聖人已觀夫所率性而行者，命之曰道也，則其

意蓋謂凡人物造次顛沛當必由其率性之方譬
猶行者之於道路而不可須臾離也故云爾而今
如曰或離焉而可也則是非以道名焉之義也假
令如其言則夫率性之方聖人豈初命之以道名
乎此二句蓋就其名曰道之義以發論而以歸重
於夫率性之方者爾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君子欲遵道而行者而天命之爲物乃爲目之所
不得睹耳之所不得聞者矣夫雖以耳目實睹聞
而尚恐其違况不然乎然而道已不可須臾離而

其難測識者又如此則雖君子亦自不能保其行
無有時相離也是其所以戒慎恐懼者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君子已爲之戒慎恐懼則命苟所可得知者雖極
隱極微之間其將務用其功而不休也是以遂舉
此以明其命之所在也隱微者卽指後之未發之
中也莫見莫顯者言天命幽微其所發見者僅止
於此釋此則天下無所復睹之矣豈非其見顯之
極乎故曰莫見莫顯也慎者知其危而保持也獨
者謂內自照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可以與上又可以與下謂之中也夫喜與怒相反
哀與樂相反而我情之發能兼此二者則是其未
發乃爲中矣其已中矣則其於天下之善無所不
可庸之矣劉文公所謂民稟天地之中而生者亦
卽與此同蓋凡天下之不善莫非血氣擾其中之
由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君發情而能君臣發情而能臣父發情而能父子
發情而能子之類卽和也故和者順而不失其止

之謂也而人能允執其中不使血氣擾之斯乃天
地之性之正也則其發情必與位分正當苟能如
此則禮文自行乎其中矣但人未能宣昭義問以
明乎善則其知未能盡其性未能盡其性則不得
允執不得允執則其中必不可守矣是以如違其
位分之宜者乃必待學而後始可以庶幾焉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

是故人能自知其已稟天地之中時能內照以保
持此心則彼所謂發而中節之和斯可以庶幾矣
是故中者天下之民無貴賤皆當盡其力之大本

和宗禮卑宗效天卑遠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矣成性存存道義
之謂易擊

矣心苟恒中則其物之所生其行之所率皆無不
以和也夫苟能和則是所謂中庸也蓋凡天下之
情或有不和者皆由其有偏頗反側之故而皆非
其性之自然也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命而弗施則天地之情否矣達道而弗行則亂
慝生矣如舉天下之民率遵于道乃亦所謂致中
和也則天地之情通而其位正矣亂慝不生而善
物殖矣此蓋語乎其極致而以總結上文之意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從王 肅本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章引夫子之語者蓋欲讀者因見君子時中之
義而得其事之方也庸者常也用也中庸者德
之名乃指其德正中而善效天下之法者也君子
至反中庸言君子之德其唯率中庸不敢違是以
為君子矣小人其唯反中庸是以為小人矣君子
之中庸也已下釋上義也言中德隱微是以其人
雖為君子猶以時時內自回照以執之然後得以
成其行也小人之反無忌憚也者忌者敬其幽而
自止之謂憚者明其難而先縮之謂小人不知有

天之命也故不怠不知道不可離也故不憚不怠
不則與君子戒慎恐懼反矣與君子反則反乎
中庸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至者擬諸末路而既之之謂夫子此言蓋本於易
恒卦象傳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之語者而其旨乃
言中庸其德之至矣者乎何者以世人鮮能久執
此德而不易者故也而此所引之主意乃又專在
以明民行自有中庸之德者而以爲下文作地者
也讀者須著眼焉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明民行雖有中庸不能知以成其恒之故也總
言道之不行也乃在於雖知中庸者而不復內照
而每行過之而愚者乃又苦其不及是以不行也
而道之不明也乃亦在於賢者之所行常過之而
不肖者不及是以世人遂無由以知是爲中庸之
德者也雖然人豈有不執中庸之德者乎蓋亦猶
如人之莫不飲食而若知飲食之味者尚有易牙

之比此能辨其甘酸而和調之而於中庸之德則獨鮮有能之者此其所以重歎其難行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引夫子此語者蓋因其贊舜之大知而可以得依夫中庸之方也心能通於物之謂知大抵中庸之德之於人也人人必執斯德譬猶人莫不飲食而但知其味者鮮耳如舜則更知舉天下皆是此中庸之德而已與衆人相通而合一也矣抑亦知味之大者矣故曰其大知也與好問與執兩端相

應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與用其中于民相應也蓋問者必有兩端故論語亦云有鄙夫來問於我我叩其兩端可以見矣譬如喜之與怒哀之與樂予之與奪生之與死又如下父子相求君臣相求皆所謂兩端者也而中庸之德者衆之所同也而邇言亦衆之所同也自非衆之所同多爲血氣之性所亂故不察邇言則中庸之德不可得睹矣是以舜每將舉一事也已先執其兩端而以問諸衆而衆之所答者又常察之於其言之不過高者也而邇言之間或有善者或有惡者舜乃隱其惡者

中庸
而揚其善者指斥其功則曰此某人之所賢襄也
而已如不與知者夫然後擇其中庸而用之以施
于民政也謚以舜號者蓋亦稱斯德而云爾也此
意因贊舜之言備見擇中庸之方殆無餘蘊矣學
者尤所當三復致思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四壁獲陷阱之中而莫之
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亦引夫子語者欲因其言衆人之所自謂知者
不足待甚也而以歸重於前章又因其論衆人之
所擇中庸者動易失守也而以發後章之端也蓋

知者於中庸之德動易過之苟有過之則天必因
材而厚之遂驅之以納諸禍害不測之中而人於
其間則不復能知其不可而辟之也故自用獨智
者不知舜之大知因衆智以不失其中之法甚佳
而其擇諸中庸者又不能守之而其德不足成則
顏淵之業超於衆人者亦固萬萬也全章大意蓋
在勸人舍己取於人以成其中行而及知之則又
固執守之矣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不失之矣

此亦因夫子論顏回爲人之言以見守中庸之法也求諸其多而得所當以止焉者之謂擇也按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或言顏淵擇乎中庸之行事者也得一善者謂於人之答言中得一善也使繼者易從謂之善拳拳者曲承強制而不去者也躬任以函焉謂之服以體而承當之謂之膺顏子苟有所得雖一善而其守如此所以能成其德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視彼而等此之謂均可均者言可使平均也高養其家世謂祿言此三者人之所以爲難能行而人之視守中庸或以爲易能爲矣殊不知三者尚可能行而中庸之不易過之萬萬也此章蓋承上章擇守之義丁寧反覆明其易失以戒學者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

中庸
廿
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守中庸非強不可故又引此問答以明君子之強也而汝也中道不再半途不止之謂強優容於物之謂寬體莫所確之謂柔喻道以待之謂教報者所以成其之至也君子中庸而無道者無所成其至故不報也衽臥席也金革謂甲冑之屬也言雖戰久而不厭也流者從行而遷之謂和而不流者寬柔以教之謂也矯者制之以使合于我括之謂強哉矯者有見其矯而舉其強者也立者自率之義也依傍而立之謂倚此所云中立而不倚者言

君子之百行皆由道義亦能以卓然自立而不有傍以立也乃亦止所謂不報無道之義也塞通之反易象傳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卽與此塞義同塞者蓋物充過於我路之謂也變者體淪而物存之謂也此章大抵總言君子欲守中庸當務撥外慕外情則能成其內也就中所云雖國有道當仕而或遇塞而不得通則君子亦不爲之變其言行焉者此乃其強之最大者竟不及此則強亦不足言也夫子之言其周密實當皆如此矣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

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怪者視其物象待之以變異也隱者物阻而深也述者身造其微而能達之者也素與索通然素亦有質入外采之義不待相通借義自可通素隱者謂脩學以隱昧不測之事也乃語乎鬼神歿祥之類也行怪者昧世以非常駭俗之迹也乃釋氏毀倫捨身之類是也遵者東西南北唯適從其所向之謂也塗者由此造彼之所由也廢者彼之體不逮而極也言道至大而終其身行之不能得極盡

故曰半途而廢也廢蓋猶如荆軻廢之廢依者從之其所而弗相離違也言君子百行皆以中庸為主也遯者辟彼之所至而以處也悔者為將有所來而念往之妄為也蓋不為世所知則或將有嗚者而君子依乎中庸初不為有求而行之也雖乃至是不復有所悔念也聖者達天德致天命而能行之者也言非聖者不復能到此也此章仍明守中庸之至者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言君子之道其要在費而隱之處也費者用而無所當之謂也卽半途而廢終不見成功者是也隱者卽遜世不悔者是也故費指其事也隱指其物也愚者不審而載者之謂蓋君子之道非本於外而本於內故愚夫婦可以與知也君子之道橫溢天地普周萬物無所不行故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也君子之道及其至也如天地運化生成百物者是也故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此章已下明天下之達道

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憾者物之至不盈吾所期限也蓋仰瞻爲天俯攬爲地而人之所想像時或溢於俯仰之外是天地之大猶有所憾也君子之道乃人事之極而其道本於內內則有時或思溢於夫俯仰之外者故語之其大雖天下之大或有莫能載其大焉者也破者體受物抵觸而拆裂也言君子之道於天地之間無往而不在焉故如就其道而語其小則精微

已極無所復受分割也詩大雅旱麓篇戾者至之極於其奧之謂也言鳶飛則恐戾於天矣魚躍則恐及于淵矣不可見斯定之而當須致其察於上下也此詩蓋為欲勸人上下察而作之者故解之曰言上下察也察者體之而深焉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造者作建也端者謂物當於我之首始也蓋君子之道本於內而以相親愛為其端矣相親愛之道易知者莫近於夫婦故詩三百亦以求淑女為其始是所謂造端乎夫婦也故前章亦先以夫婦之

愚為辭也

孝慈行性之類

子曰道不遠入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前章以道本於天地立言而恐學者之或馳於過高因此更復舉此言以防之言道造端乎夫婦故不遠人然而人有或以其遠人者謂之道者是惑者之言耳切不可以為道也

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入治入改而止

詩豳風伐柯篇伐柯伐柯者伐兩柯也其人手已執斧柯則其可以取則者直在切近之處故睨而

視諸其初伐之柯者猶為迂遠矣此二句蓋推言
詩人立言之旨也改者從新而作之謂也君子之
治人一本之人情以立其度故人能自改則君子
之治亦止焉而更莫所加矣或乃不知所自改即
是君子之道也而別求君子之道者是亦其取則
之遠也此章明道本於人不必他求直推之可以
達于天下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

道者君子之道忠者與人以其中實也恕者準已
情以致諸彼情也施者行加於其上之謂違者乖

繆於所當適也願者心念而欲其象也言忠恕則
其行雖偶違道亦不相遠也蓋不以彼我易情則
道斯自行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

庸即中庸之庸也謹者準繩以緣而不之敢過也
勉者以致諸身而不違也慥者盡心而察其義也

言易過於其子而或不足於事父君臣兄弟皆然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是言顧行之謂而庸德之行也有餘不敢盡是行顧言之謂而庸言之謹也蓋君子唯恐其違而言行不敢是以無日不以慥慥爾也此章又并言庸德而以明道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其位者言以其位而為其素也此章已下復欲勸學者以勉其庸德之行而因更明外羨之與君子之道相反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

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君子言顧行行顧言而諸其所發不敢踰越不敢踰越而肅慎其止是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所以無入而不自得焉也易大傳所謂樂天知命者即是也陵者冒掩而下之之謂也言不枉理而使屈從已也援者要而引致之也謂寅緣迎合之類也正者不側於所當面也求者希之而討之謂也尤者

謂之為異常也怨者遇屈受而生者也蓋君子之道以人期於己而不以己期於人而凡人之所期於己者莫先於位故素位以立其擇善以順命所謂居易以俟命也行而不當其位謂之行險徼者邀要其所至也幸者不意而得慶之謂也君子擇善以順命必當受天命而不能受之者已尚或所失之不順也重喻以射道其意深切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上文並言君子俟命小人微幸嫌於其情或同而其道乃異此因重設兩譬以明君子之道則當然之宜而非小人乖戾之比也遠高者以喻受命卑邇者以喻素位之行也詩小雅棠棣篇言人宜當圖成室家翕合之方也妻子好合四句蓋先語其成效當得有如此之美也所引夫子之言蓋乃夫子嘗就此詩而推發其意之所言也凡古人學詩之法每篇必本諸其前篇之意次第承比以取其義故命之曰詩詩蓋承比之義也稱曰三百篇者亦以其所重在編列之間也是義余別有論著今

儀禮饋食佐食捧
本授祝授尸受以
蒞豆執以親殿主人夫
左執用再拜稽首受
復位詩之實于左
袂挂于左而用拜
祭拜注詩義也

不贅而如此棠棣篇承之前皇皇者華篇皇皇者華篇承之前四牡篇而四牡篇有將父將母之文是以夫子因遂推發此義云爾凡詩自一南至魯商其編列之義並以此法推之則爲詩之道始得復先古矣父母者指已歿之考妣蓋父母尚在則子不得有其家及孥也夫子言之者其意蓋以爲人能敬父母則能體其所求於已之心其心行乎兄弟妻子則怨咎不生而和樂之美成焉未有不敬而體之而能成其和樂故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蓋欲圖室家之和洽者必從順於父母者以始

之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父母之心原鬼神之心也故此遂推本而言之以總明其全體也盛者物充盈而降乎器也魚在水中不能見水人在氣中不能見氣故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亦以此義推之豈以其爲德盛故乎體物已下蓋以其大體已明而更盡之曲致也

鬼神以天地為其體則凡其間一切所有之物皆無非其體者矣故曰不可遺也使天下之人已下復舉體物不可遺之實而專證以人事也洋洋大貌言天下之人各祭其所祭而鬼神則洋洋乎無東西南北及衆寡內外之隔限皆思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大雅抑篇蓋上文只言上與左右嫌於其內外或限故引之以明雖其隱微之中而亦能來格不可度之義也物相抵觸而感動謂之格度音鐸心能制義曰度射數通思語辭亦使思之如此之意也微之顯已下言以此詩觀之則鬼

神之德充溢乎上下內外左右四方而無所不在而微機所動其已在傍者也然則莫顯乎微而有誠者不得揜益之也已必矣其如此夫者欲以興入故作斯歎辭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經解
此章承上鬼神章，父母所感通，即鬼神所感通。鬼神所感通，即天下所感通也。舜既孝順，而克體其親之心，又因推其本以達之於天下之心，蓋其在側陋也。父頑母嚚，象傲克和，以孝烝烝，又不至姦，至號泣於旻天，父母竟能感於瞽瞍之心者，克體其親之心者也。及其登庸也，薦堯以八元八凱者，推其本以達之於天下之心者也。乃至好問好察之作用，亦無一非體天下之心者，是故所謂大知者，原之皆發諸其大孝耳。盡天下之所知，故德為聖人矣。天下歸其仁，故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所謂宗廟者，蓋此屬也。饗者謂彼之納受所致也。朱晦菴曰：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也。保者於我全之而不失也。以鬼神之所饗事之，故宗廟饗之以天下之所推取之，故子孫保之位。謂天子也。祿謂富有天下也。名謂聖人也。壽蓋舉宗廟饗之之效者也。舜年百有餘歲，其證也。然接受命亦有正有變，而難以一例論之。蓋如此章所云者，專言其正者。爾材者，成而與其所須適者，謂之材也。篤者，力督而不易其方之謂也。裁者，建焉而期其實也。培者

加根上土也傾者詩而轉仄也覆者內其所對而合焉之謂也詩大雅生民之什假樂篇今毛詩嘉作假憲作顯此引之者因以發凡君子受命之際天人相與之情狀也嘉者承悅之以爲非常也君子之於行道其意蓋有若此者也憲者所動者常於其軌度也令者內操而以制置之之謂君子以入期於已亦以道期於已也是以君子有恒以應人憲憲者應入也令德者有恒之謂也宜者位物各得其適之謂也行久德熟而親順爲人和焉所謂受祿于天者也佑者彼有所垂而已扶持之

不使違也命之者言已奉之以爲所受之命也申者發舒而接也凡孝者克幹親之蠱而不敢違者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憂者知其不可通而猶念之也此欲於下明武王之孝故先本諸文王之無憂也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亦與此同蓋凡爲人父母者欲有所命而子疾其命則父母之憂莫甚焉如文王已身已能述王季之所作則其於武王者復欲其

中庸
之繼述者可知矣而幸得武王為其子不疾之繼
述則文王其何憂之有故曰無憂乎此蓋又以明
武王之孝也

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

續者續合而成之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
于大王實始翦商緒者稱其當續成之之物也壹
戎衣毛奇齡曰卽康誥殪戎殷言滅大殷也壹殪
殷衣聲之轉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末謂末年言武王伐殷而有天下者當其末年是
故未及作周公之事而崩周公因是續成其志以
作追王上祀之禮遂以其義達之天下也曰成文
武之德者猶曰成文武之孝也禮記大傳以追王
為武王之事今此書屬之周公已自不同如周本

紀卽云文王改元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此又爲一說然以詩書之言考之禮樂之制創自周公而今周詩卽周樂而其中乃有太王實始翦商等語則似是至周公始能推本周之基業所始卒有是說者然則追王斷是自周公定之以爲成周之禮矣先公者后稷子不窋不窋子鞠鞠子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隄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大公組紉諸盞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朱晦菴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

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歿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小文愿按喪祭之禮之於天下也譬之猶樹乎其在天子猶根株其在諸侯猶幹也其在大夫猶枝也其在士庶人猶葉也周公以其祖配之天猶根株之著乎土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蓋父母則生之本而譬如樹其枝葉之青青必有所受之有所受之則必無不報是以喪而報之祭而存之然後祖業能續而枝葉不枯槁矣至乃天子諸侯正旁俱絕大夫降旁而正仍不絕

中庸
三十三
之義亦象乎根本壹而枝葉衆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繼者代而達成之也志者心之所之也武王未受命故周公續成其業故雖周公之所制然亦武王之志也故此並稱武王周公也武王周公推其祖而本之天繼其志述其事乃作喪祭之禮使天下由行之是武王周公之孝達於上下故曰其達孝矣乎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朱晦菴曰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毛奇齡曰宗器卽宗廟之器如尊壺棗筭盞盛籩豆類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然亦有兩項一則授尸一則設之座上以爲魂衣又曰時食豆籩庶羞如膾鱠胖腊麋蕡蕡芡類各得以時物實之所謂時饗是

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毛奇齡曰宗廟之禮以大饗言故宗族俱至雖禮冠諸文而宗廟所重專在合宗故曰所以序昭穆特昭穆不同有生人昭穆則工史書世傳所稱某爲太王昭某爲王季穆是也有死者昭穆則宗祝序廟次禮所稱室祭則六尸南北向堂祭則六尸東西向是也此祇屬生人而不及死者以死者昭

穆廟制一定無庸再序惟生人則天子諸侯自爲一宗族人不敢以君親爲親因之分大宗爲氏分小宗爲族渙散已極非大饗合宗別無序法故祭統云惟有事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饋祭無此矣愿按魯語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名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今按此雖是會朝之禮而略亦帶序燕毛旅酬之意蓋序昭穆者專待宗族之禮而序爵則兼總異姓書云虞賓詩云有客魯語云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

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則異姓有助祭者雖宗廟之中亦必有之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則三命不齒者必別自以其班爵爲行列然要之序爵專待異姓會祀者之禮序事專待群有司之禮旅酬專待使令庶人之禮也燕禮尊士旅食于門西而及辨獻士後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是下爲上之明文也蓋旅食之士尤賤而非與大夫士可同其飲酒者故主人爲公特就獻之而後得歡逮其下賤故云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毛奇

齡曰燕毛從無禮文故世皆憑臆說解說今考之是祭畢賜爵之禮爲祭統十倫之第九倫在獻爵加爵致爵酬爵無算爵之後又行賜爵一禮以序長幼者其曰毛者以毛髮序長幼周官司儀王燕則諸侯毛是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按魯語曰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曹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

恐其踰也據此凡宗廟之禮宗族大會聚而各照其世之長幼而序之昭穆不敢踰其位班而諸侯大夫自循其制或致祭五世或致三世故云踐其位行其禮踐者行而成其迹也並皆踐其祖之位行其祖之禮其間雖或從其爵有遠及近及之差等而爲其祖之禮者一也故云踐其位奏樂者據祭義惟春嘗有之而秋禘不用此蓋言其大略也敬其所尊者祭及其先之謂也愛其所親者班次其親疏之謂也尊賢親親一以其祖宗之義者所謂事死如事生存是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社之禮者結上追王上祀之義也宗廟禘嘗之文者結上春秋脩祖廟之言也郊社禘嘗之事皆莫非以其祖而本諸天地四時者君子是以知先王之治天下也乃夫建極設位順以統之各奉夫神道行之者也而上之所治不過乎此下之所服又不過乎此也故曰治國其如示諸掌如示諸掌至近之喻也郊有南北四郊之異總之皆祭上帝爲先王所生之帝也社有王宮國中田間之異要

中庸解
只是土祇之祭然郊祭中必兼有祭地故包舉以
言之也禘嘗古有大禘之禘吉禘之禘時禘之禘
而此所言前已有春秋二字則其為時禘之禘可
知也祭統曰祭莫重乎禘嘗禘禘陽義也嘗烝陰
義也禘則發爵賜服嘗則出田邑發秋政故曰禘
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
君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
之義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
國其如示諸掌而已乎此並為時祭之一證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蒲盧也

哀公魯君名蔣政者從天而率致民之事也布者
衍置而待乎裁取者之謂也方版也策簡也敏者
從有命而達成之之謂也文武之政指上郊社禘
嘗之義也此又明雖文武之政亦待其人後行以
總歸之君子素位而行之實也人道敏政已下言
其人苟存其政必舉乃是為有人道乃使人敏政
譬猶有地道則使樹敏其化是以易成也蒲盧按
夏小正曰十月玄雉入于淮為蜃而其傳云蜃者

蒲盧也又爾雅云螺贏蒲蘆卽今細腰蜂也據此
 蒲蘆者並稱化成之物之名也家語云子云天道
 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蘆也待化
 而成則益可見其然矣此句意明政事因其人善
 惡相變之義政與樹對言者夫政事之原其意有
 所似夫樹者故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
 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

爲政在人人字卽其人存之人言人道曰仁與義
 而君子語仁則義兼舉焉旣修其道而講明之又
 以其道修之其身身修則賢臣進焉用賢臣以施
 其政然後其國可得治矣仁者人也之人猶云人
 心也人心之所本莫大乎親親推之及外則謂之
 義義者大小均適得其當然之名故曰義者宜也
 文武之道以親親尊賢定其制是周禮之所生則
 雖文武之政亦不外乎是矣然則爲政在人之理
 亦當不容疑矣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玄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中庸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修身之仁親親爲大故不可不知人心之所本欲知人心之所本則莫大於天故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二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率性而行之謂道而其行又同歸殊途或於君臣或於父子或於夫婦或於朋友之交各有其宜然之至當凡是道之在天下也無古今無華夷民生

固有是性而皆不能違故曰天下之達道五也有物成於人心而民資焉以知之安之勉之因以行其道者所謂天下之達德知仁勇是也然而總論之則道統於天而德存乎民二者相待而人自不得不趨行之而已故姑就德辨其類則或有此三者之稱而及論其已行之迹則二者亦始無所異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此章乃舉所以知人知天之條目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勦強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

此章乃更細論德行之別也。困者遇受任之過其分者也。安者從其所置而無違忤意者也。利者其所值者與我所行恰適順也。勉者當事而不敢去之謂也。功者事業發乎已緒而著建於彼者也。知者乃知人知天之知。朱晦菴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是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仁也。學知利行者知也。困知勉行者勇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近者上聲不遠也。耻者心思憚其爲物所鄙斥也。

好學力行知耻行也。偶能行之者未必有其德而有其德者必能恒行之矣。而德之爲物可默而存難言而喻。故夫子姑舉其行近似者以喻其方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知就其近者勉行之則脩身之術莫善於此而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又能知其不外乎此術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此章本上爲天下國家者更發其詳也經者猶機絲之經言凡欲織者必先事之也脩身以道非尊賢則不可故先言尊賢尊賢辨道然後可得以親親朱晦菴曰道之所進莫先其家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道立之立猶脩辭立其誠之立言道於是始可得以行乎已也惑者所執相反而不能自辨之謂也此正與子張問崇德辨惑之旨同也諸父昆弟天倫也天倫不親則彼不得其所依必怨怨則不相助諸父昆弟不相助則枝族分垂而本根孤露凡大臣以下皆難得保矣眩者目爲物惑亂也大臣國均之所在也敬之則大綱常立而條理從晰矣不敬之則大小錯亂而舉錯多失眩之謂也士之報禮重者謂士之所報其主者能殺其身也勸者

謂爲之盡其勤以執其職業也朱晦菴曰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畏者謂不必其至而意其或至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

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欲貌敬以存其德故言齊明盛服也卽亦與前鬼神章齊明盛服其意相發學者詳玩焉讒者謂執辭說使人相仇離者也同其好惡者相比以合其情也勸親親者使親屬又各親其親也官者謂分政之一司如周禮春官夏官之屬是也言每司各有其參輔以隆其上卿也忠信重祿者朱晦菴曰謂待之誠而養之厚是也益上

中庸
三十三
接之以忠誠則下亦承之以不背於是上下情意貫洽猶如一體相為用使是所謂體群臣也時使者謂庸役之差不妨農也省者先檢定其所欲出也試者納諸其位以驗其材實也既讀槩禾米也廩人給之即稍食是也嘉者念其為殊常以好遇之也矜居隴坳待之以不强督也舉廢國者猶復封于蔡之類送往迎來乃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達節以送迎之者是也持危者危者扶之者即是也一者即謂脩身之道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此已下更又明脩身之道非可遽做為之者也故言豫與前定以戒之也豫者取其定於未發之先之謂也跲者趾行相礙也疚者心自疾其難呈發也窮不通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章重又論不豫則廢之義而自治民以下遞發

其所豫者以歸之誠身也獲乎上者謂使其爲上
之人以爲獲所可任也薦之於上者朋友之任也
知賢不舉朋友之罪也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
上矣凡信不可以矯爲而必當發之於誠者也而
苟誠於身者必當先順乎親蓋未有不能諸邇而
能致之遠者也故曰不誠乎身不順乎親不順乎
親不信乎朋友也明善者學問之功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

此爲上所言或嫌乎雖不明善而可以誠乎身故
此先明誠之斷乎非明善則不可得而成也誠者
成言之謂蓋雖匹夫匹婦之愚不得不謂之善矣
雖匹夫匹婦之愚不得不謂之惡矣是誠也匹夫
匹婦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天之道也天之
道顯晦無常時存時亡而恒能存之者聖人也故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若常人則多凶
而鮮存是故不擇善而固執之則不能得誠之故
曰人之道也固者住乎初所而弗去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

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
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
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博者其施敷衍及乎外也學者欲成其所教物於
已者也審者盡物而曲乎其象之謂慎者不安置
之之謂措者以其物參之於彼之謂也明辨之者
詳分別其物之疑似而不復致惑之謂也博學已
下蓋得明善之法也篤行者乃固執之效也此條
主意在論斯二者故結之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天之道行於人物而善惡之辨不能自掩是自誠
明謂之性者也聖人因其善惡之不能自掩者脩
設道術使人學之而得誠之之方是自明誠謂之
教者也能誠之則自能明辨矣能明辨則天之道
自行焉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天下之至誠能盡其性者自誠明也盡者全輪所
蘊而無餘遺也盡其性者盡其心性也盡其心性
者謂於其所脩設道教能自明辨而無餘蘊也自
能明辨則天下之道存焉故得能盡人之性也人
之性本於陰陽之運鬼神之用故得盡人之性則
又得能盡物之性也盡人之性已下蓋謂致中和
極治化之隆者也贊者已執彼所適之法而以導
焉也天地以陰陽鬼神為其用以化育萬物故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參者與夫兩
者相錯為之耦之謂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
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自明誠聖之次也曲者物盡其隈曲也誠者
發之則必成斯義之謂也形者物一成而可見者
也著者物可見而常存也明者不闇而可辨也動
者其機自中而發之謂也變者物同而體渝也與
異物相感而成者謂之化蓋致曲者能精其思窮
其理以盡其物者也盡其物則發必成斯義發必
成斯義則其物一成而可見其物一成而可見則
其見之必常存焉常存焉則不復惑焉不復惑焉

則必自趨之而其機自中而發者不能自己焉不能自己焉則中或未改而外或淪焉外或淪焉則終成其渾融而與之化矣一與之化則其竟有至其竟有至則化化相繼乃所謂能化者而乃天下之至誠者卽是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孽者禍之萌也此更推上明則動動則變之義以及此可前知也至誠之道謂至誠之發於心而成

理義也蓋其感通發動有不得已而然者而禎祥妖孽以先乎國家之興亡者其義正同是故禍之機不善福之機善其物將至則其機先動而不得已焉先動焉則人知焉是故至誠之所以能前知之道有非人情所得測者焉故曰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此因上已言至誠如神遂明之也言凡其誠其道皆以彼自成自道而非人之所得與爲於其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上所言自成自道蓋物使之也故曰物之終始終

始者言其所於人之終始也而人不可知其物而
其所可得知唯誠而已是故君子欲存其物物不
可知則唯誠之爲貴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君子之誠之者其事或類於自成已而已者而君
子之道其實不止於此蓋又欲以成物是故誠之
爲貴也所知不敢不勉焉所任不敢不誠是以必
有功是仁者之行也故曰成已仁也以爲所當勉
以爲所當載者物之使之也因以勉焉因以載焉

乃所謂成物也知者因物之明以辨而定之者也
是故語誠於已謂之仁語於物謂之知合而言之
卽誠而已而仁知之爲物民日用之則可以證爲
性之德也而君子唯誠之爲貴則於內以成已於
外以成物故曰合外內之道也外內已合則君子
舉措無所失其時宜故曰時措之宜時措之宜者
卽時中之謂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

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君子之道所以爲時措之宜者以其物本至誠無息而外內不離故也是以君子率之不息則又久者其事既成而仍往也徵者引物於既往而屬之此之謂也悠者物流行而不息之謂也博解見於前博厚則多所可徵矣多所可徵則知見不惑故曰博厚則高明博厚之則物積焉故曰所以載物也高明之則物蘊其中焉故曰所以覆物也悠久之則物熟其中焉故曰所以成物也配者以其所異者與之爲抗偶之謂也君子能致此三者則天

地無疆者皆與之相匹類矣天地之事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則君子之能致此者其效亦如此矣章者文得其異而益明之謂不見者言君子不自示之人也不動無爲並皆是義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上已明君子之道與天地相抗偶者故因遂以天地之道言之也博厚也高明也悠遠也似相異者其實一揆也故今欲舉一言而盡之則不貳盡之矣而不貳者乃其始終不爽淪之謂也天地不貳

中庸卷第一
而善生萬物人亦然矣苟能守不易其操則雖人心之所生亦有得其意之所未嘗與期之效也測者度之其深者之謂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更欲明天地生物不測之義而重舉此六欲以見雖天地不過此而其實唯一不貳也是以不厭其重復而復整叙之以起下論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

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此蓋明天地江海亦唯以其不貳故能成其大也昭者彰承其象之謂也繫者有所屬而相及也振收也洩者器不能閉其所出也毛奇齡曰華嶽二山與河海對又按周官職方氏鎮河南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雍州其山鎮曰嶽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又辰即春秋傳日月所會謂之辰言次合也鼉介蟲之元龍鱗蟲之長鼈為龍屬蛟為龍屬惟鼉則魚鱗龍足而與龍為族貨者以其遷徙

賈易者言也殖者因財而生財之謂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者如有所引而幽遠難採之意言天之命雖其物穆乎而宜當推知其未嘗已也蓋天唯以其不貳物是以為天然則其命亦可以知也故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此穆字蓋與上昭字對文故舉其相反者以明之也不顯猶云必顯也純者不雜之謂言文王亦唯以其純

德故能成其文是其所以得顯而文也故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者言所謂純者辭則不同而其實祇與上言天命不已者其意無異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廢焉

聖人之道者指詩書禮樂也洋洋大而流行貌發育者言或發或育也萬物者乃德之物也言詩書禮樂能令人因以各成其德又積致高大其峻始極于天也故曰大哉也優優不迫貌禮儀三百已

中庸卷第一
四十二
下特引其一以明聖人立教之旨也三百二千多
矣然未嘗爲之立一義解而令人學焉自得而以
成其德所謂優優是也故曰已下蓋古語并引之
以釋其不立一義解之故也蓋凡學不苦思之則
雖有聞焉其必無所用之何也非其人故也是以
若聖人之教不急迫而凡其道皆使人思之而後得
大如禮儀之於教亦可以見矣蓋亦知非其人道不
虛行故也疑結也或曰故曰乃釋上聖人待人之
意者故字乃就上所言釋之者故言故曰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以已總乎彼而以奉之是謂尊之也德性者乃上
所謂物之性是也道問學者言取知之之道於問
學也蓋君子雖已知其當尊德性以爲天之命而
其實不學通於禮樂則無所自擇其是否是以
必道問學也尊之而不貳學之而致曲則是所謂
致廣大而盡精微者也道中庸者言取行之之道
於中庸也蓋不貳且不已則致高明焉致曲而動
則其知乃直與物變於是乃得極高明而還道中
庸中庸蓋雖匹夫匹婦亦所與知者然其實乃鬼

神之德非學盡精微則不能道者故其次第居于
最後矣溫者內藏其物而不去者也敦者不遷於
其位之謂宗者不厭其增高之謂也蓋庸德與已
化則溫故而知新可以推古義以決今事之可否
矣中和已致則其人必不好外羨而唯義之與比
所謂敦厚以崇禮者是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
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是之謂
與

凡居上者常視其下如不足與爲陪對者是驕人

而君子無之矣凡爲人下者動與其身謀而至于遺
其君父是倍也而君子無之矣蓋君子無可無不
可唯義之與比而能不失其宜是以國有道則言
足以興其身爲國無道則默足以容其身焉而凡
斯四者並皆得之於其所道中庸者故以是故二
字起文詩大雅丞民之篇哲者能辨其物宜而通
達之之德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
道如此者戒及其身者也

愚字解見前自用者謂自用已之知能也自專者

謂自專已之施舍也好自用自專者謂以為生乎
今之世則道亦當與古相反者也如此者如此言
也夫言之如此而行反古之道者是反於天於聖
人如此者裁禍必及其身而不待及子孫也蓋謂
其惡尤深而禍尤速也今之世即指晚周之世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
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
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此言溫故知新之意也議者撰所宜於未發之名
也制者裁彼所來之形而使可與我器合焉也度

者依器而定物則者也考者視之其所發動以察
其器也文者謂合義以著於象者也議禮者謂議
上下內外大小強弱所會通者也制度者謂定車
旗服色等制也考文者上古之世國各行其文字
其所立象取義者或正或不正聖人興其正而行
之毀其不正者而廢之而其正不正皆觀之其象
類故曰考故下又曰書同文也軌轍迹之度倫者
謂彼之所位與此之所位相依合以成位列者即
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是也苟無其德已下乃
為下所引夫子語從周而發也前文愚而好自用

與此苟無其德者並是映帶之語其所主在於賤而好自專與雖有其德之二語讀者當詳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矣
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說者謂發之使人通其象也徵者引也杞不足徵者言雖夏之後而去古已遠流風遺俗不復存故雖已能言之然杞人所存不足徵也存者明不仁而在之辭也有宋存者言雖存然今不用之也王

天下已下又因夫子此言夏明徵尊之可尚也二重者二重貴也而其中者為寡過上焉者為無徵即其言過高其道隱怪者是也如斯者於民行無所相符故曰無徵也下焉者猥卑淺近與俗浮沈之類如此者民視之不尊焉惟中之寡過者而後尊與徵可兼有之則民之所以必從者然則王天下之道舍此則無也寡過之寡不盈足之辭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知人也

繆者謂其所出之違理也建者植之若根於彼者之謂也悖者謂法當來而其情反往者也質者以取正實之謂也疑者心惑兩端而不決之謂也侯者彼待此之行而至也惑字解見前凡此章大意總結上文自君子尊德性已下故曰故君子之道本諸身言先立己之中心行之無愧者為其本則庶民皆善之而三代之所教亦皆不過以此物也故曰不繆以施之天下四方而人心皆服故曰不悖如前章言父母其順矣乎乃所謂質諸鬼神而

而無疑者也君子固明乎天人之分也故曰知天知人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度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法者效循之所立則者施為之鑒規君子知通天人德符鬼神性情之極也是故其言行動靜一皆為萬世之法則而天下歸心焉又不能易之也詩周頌振鷺之篇射猶擇也言有所擇斥也詩意言

凡人心皆同其情者也若能使彼無惡之則在此者亦無敬者也是以君子夙夜以此度幾其無失之而欲以永其他日之譽望也此詩蓋言乎君子之志亦乃本諸身徵庶民之意也君子未有已下又就詩中終譽之字更推本諸其初以論之也言凡此詩所言或類乎先得譽而後始事是意者然而君子以是始譽以是終譽未有不如是而蚤有其譽者也作者之意丁寧告諭至矣盡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此稱贊夫子者以實上君子之必如此也堯舜已前事多殘闕迹近怪僻是故舍之取堯舜已後是祖述堯舜之義也夏殷可言而今用周禮則夫子從之是憲章文武之義也律者率也襲者與習同上律天時者卽下所言溥博是也下襲水上者卽下所言淵泉是也天地之論以發萬物並育之義也四時日月之論以發道並行之義也動容周旋皆中準繩之類所謂小德也川流者乃譬如曰威

儀遠遠是也孝悌仁義之屬所謂大德也教化者
乃所謂不踰矩也大小並行巨細並育則天地四
時日月亦不過如此天地積其昭昭以成其大矣
夫子積其並行並育以立其行矣然則夫子之道
亦猶如天之所以為大之道也章者表明之之意
道並行者亦指川流教化之二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聰者能聽於所難聞而通焉之謂也睿者其人智

能通於所難知之謂也臨者使彼承於我而以位
焉之謂也寬解見前裕者容物而有餘地之謂也
溫柔二字解並見前容者為納承物之地也出自
中而著於外者謂之發強解見前剛者行之而不
撓屈之謂也毅者以必成所為為志之謂也執者
行物而進退之之謂也物大小整順謂之齊也莊
者內物之實色發見於外也密者不洩也別者甄
別物也此已下乃應上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之句
而天下之至聖者乃至德之謂也蓋因前文已述
夫子之德又恐人或疑堯舜文武之德不必如此

也故此但自天下至聖發論以明凡聖人之德並
皆如此而堯舜文武仲尼之德總合一揆也其意
大抵言苟能誠之無貳又積久而化焉則是天下
之至聖也則其人必能具彼數德以能盡其道矣
聰明睿智則達乎天德是以治民則天下有血氣
之屬皆得其中心之所欲故足以臨制其民也如
七十子服孔子中心悅而誠服者亦是類也寬裕
溫柔則慈愛保育而苛猛絕迹施舍專恕而衆生
如已故足以容覆其小人也發強剛毅則民或有
犯亂大倫蕩滅大義禮所當細刑所當施法所當

加必正之而後已決不以其惑而枉夫典禮故足
以執行夫大物也齊莊中正則行如準細心如規
獲喜怒必常唯義所在是乃與鬼神合其吉凶者
也故足以敬奉夫明命也文理密察則凡禮樂之
文義理之辨巨細隨類精粗分晰是以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之屬雖亦至繁秩然條達至乃天命可
不惑失故足以別析夫精微之極也立言之旨自
末及本自外及內事似多趣而物歸一途卽論至
聖之德形容詳至矣學者不可不細味也博與普
通無物所不及之謂也博者動展於此而其布衍

及彼也淵者通流之下水積成匯者也泉者湧出
飛注以作流于外者也郊特牲云臭陰達於淵泉
淵泉蓋謂黃泉也溥博言物自備也淵泉言物自
行也總之則時之謂也時之者即前所謂時措
之宜是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時措之宜乃性之德合外內之道是以其聲譽自

中國及四夷是以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皆尊親
之則天之類也故曰配天洋解見前溢盈也時出
之者指上五者也此蓋嫌五者並行故言之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下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
浩其天

此文前所謂至道之應也至聖則必至誠乃所謂
至道之凝也至聖則人尊親之人尊親之則其人
為能成三者此其實也凡此章須兼與前文云天
下之至誠能盡其性者并考以得其義也經字解

見前論者謂彼此糾合以成之者也知物及天則知天下之化育所以然之道矣用以反人之性知孝百行之本也因又推廣其道以理其文章則禮樂之設出焉乃所謂經綸天下之經者是也道本多端以義推之歸於一致用以作經故曰經綸也人或疑此恐別有所倚仗得以作之者也殊不知已能知天下之大經大本則是已至其極矣豈容猶有所倚仗者乎乃亦唯其仁之肫肫與淵天是已肫者雖遠而於已則爲之弗已之意浩者成至大無所復加之稱浩浩其天者乃溥博而不易其

行不貳其物之義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言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則能知肫肫淵淵浩浩者別不待有所倚而可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也未至此者則不足知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明然而日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褰衣褰絀同禪

衣也尚加也言詩人之所以有此言者蓋本惡於
小人之道其文太著而日凶故作之也著解見前
闡不明也章漫之反的者表見可指之意淡者濃
之反簡者繁之反謂附飾都斷者也溫猶蘊也德
者乃指乎中庸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上文既引詩以明道之不可以
外表而致之也故此更引此詩以發君子所有事
於其內之義也避物之至而以行於隱者之謂潛

伏者起之反言君子自省其中心時或有不慊者
雖其地誠潛且伏矣而其固已知遠之近知風之
自知微之顯故以為此亦孔昭著之地也輒脫然
以拂其慮洒然以變其意於是內省不疚無所垢
惡而浩浩然焉卒結之曰君子小人之所以異者
亦唯是已而小人之所以不可及於君子者亦唯
是已蓋此人之所不見之地故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在爾室

以譬其心在中者屋漏當明之地也此乃承上內
省不疚無惡於志而言也君子之敬信不待人而
後行者蓋如此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假至也時語辭言君子
唯以奏假上帝為其事無以言辭出之而民皆服
之下風莫敢有爭也勸解見前威畏也鈇莖斫刀
也鉞斧也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已見前言有德

必顯其極蓋至於百辟刑之也篤厚也恭者其心
不敢違其中正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未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夏明明德之為物兼結
前不言無言尚綱等之義也予者上帝自予也懷
明德者言上帝之所懷慕在明德也不大聲以色
者言所謂明德者乃亦非在於大言濶論德色驕
氣之間者也引夫子之言者所以重抑夫以聲色

者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輜輕也倫解見前引之者
欲明明德之爲物而先用此一頓所以歸重於下
文也毛猶有倫言毛雖至輕猶有可倫則未得謂
之至當之喻也詩大雅文王之篇上天之載者謂
上天之明命所載於人心者無聲無臭則唯當默
會之其獨智之地則明德之爲物自存乎其中故
曰是至當矣於形容之言無復尚焉

中庸釋解畢

論語釋解十卷

嗣出

安永乙未秋八月

京寺町通五條上町 天王寺屋市良兵衛
江戸日本橋南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大坂高麗橋一丁目 富士屋彌兵衛
發行

